

## 爱与懂得

潘丽丽

几年来,因母亲年老多病时常住院,在医院陪伴母亲的日子里,见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景,也深深理解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的含义。

父亲母亲结婚65周年,也相依相伴走过了65载苦乐人生。父亲木讷寡言,诚实善良,母亲好强聪敏,克勤克俭辛劳持家。他们那代人也许从来不会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不会说“我爱你”三个字。但在一粥一碗一举一动之间,诠释了婚姻的深情和懂得。晚年时,早起的父亲有晨练习惯,每天到该归家时辰如还不见身影,母亲便会担心地一次次跑到门口张望。当过话务员的母亲能在许多嘈杂的人声脚步声里,马上辨别出父亲那声熟悉的咳嗽和足音。每次听到小巷尽头父亲脚步声传来时,才安心地转身下厨做饭。父亲泡脚弯不下腰,母亲便会帮他洗。

母亲患糖尿病多年,父亲总会把最好的饭菜、营养品留给她,在寒冷的冬夜把母亲冰冷的双脚揣在自己怀里取暖。母亲几次住院,总担心父亲独自在家,八旬高龄的老父亲也放心不下母亲,于是父亲不顾我们劝阻执意要在医院陪护,每晚乐呵呵地在母亲病床前打开小床,早起为母亲洗漱买早餐,并自诩为医院里最老也是最好的陪护,让母亲发给他陪护费。母亲曾在一次深夜血糖突降引发昏迷,幸亏父亲及时发现才转危为安。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父亲会备好饼干水果端上楼,放在母亲床头,半夜总是起身询问母亲肚子是否饿了。直到一向健康的父亲毫无征兆地骤然倒下,在医院抢救的几天里,挂念母亲的父亲在深夜里还突然坐起惊呼:“你母亲血糖下降了,快去看看!”那一刻我泪眼婆娑,呜咽着告诉父亲:“母亲在家里好好的,您放心吧!”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父亲放心不下的依然



是他牵手了一辈子的老伴。父母之间的深情,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生死相依,白首偕老。

前年5月,深受父亲突然离世打击的母亲又一次住院,母亲的邻床是一位朋友的母亲,80多岁,因心衰引起并发症危在旦夕。许多个晚上这位阿婆总会神智恍惚烦躁不安,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阿婆的老伴是位90多岁的离休干部,每天下午他都会在保姆陪同下,拄着拐杖风雨无阻准时不误地来到医院,静静地坐在阿婆病床前,拉着阿婆的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说也奇怪,只要阿公在眼前,烦躁不安的阿婆即刻安静下来,不再胡言乱语,有时脸上竟然闪现笑容。每次离开,两老人都会互相挥手恋恋不舍地告别。一对耄耋老人病房里的深情凝视,每次总是令人动容。阿婆女儿告诉我一个细节,更令我感

动不已。体弱多病的阿婆在家很爱干净,每次饭后都要用热毛巾擦脸,虽然家里有保姆,但阿公总是每次亲自到卫生间放上热水,然后把滚烫的热毛巾拧干,站在卫生间门口随手一抛,而饭桌前动作迟缓的阿婆总能准确无误地稳稳接住,然后心满意足地擦脸。这日复一日的一抛一接,是举手投足间的心领神会,也是爱到深处的默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阿婆终于绝望地抬回家了,但阿公仍不放弃,坚决不让子女准备后事,谁说就跟谁急。也许这份爱感动了上天,阿婆竟又活了过来。前段时间路遇其女儿,手机里阿公阿婆俩老戴着红围巾相依相伴的镜头是那么美好、喜庆。这一对老人,让我读懂了什么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血液透析室,很多人闻之怯步。然而母亲和很多尿毒症患者,为了顽

强地活着,选择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在这里度过。血透室里的陪伴,让我看到了各种亲情的暖意,不离不弃的相守。最感动的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妇。丈夫曾是母亲邮政局同事,年轻时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材。由于突然中风瘫痪,半身不遂,且失语失智。七八年来,弱小的妻子每天精心照料着一米八七高的丈夫,费力抱起丈夫吃药喂食,端屎把尿,把丈夫梳洗得干净利落。酷暑寒冬推着丈夫往返在血透路上,在血透室的4小时中,她一刻不离开地在丈夫身边,因为丈夫含混不清的呀呀语言只有她能懂,一会儿喂水,一会儿喂点心,一会儿按摩,其娴熟的护理技术甚至超过护士,好几次丈夫病重,是她及时发现转危为安。七八年来,她守着丈夫,从不敢久出,更没有节假日,服伺丈夫累出一身病。好几次,她的兄弟姐妹心疼她,劝她放弃,她却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决不放弃。那天,我问她为何对已成半植物人的丈夫这样好,她的回答令我肃然起敬。她说:丈夫没生病前,把我宠得像宝贝,家里家外都是他料理,我啥都不懂也不用做。如今他病了,我理所当然地要照顾他。我记着他对我的好,我争取把丈夫照料到80岁。这番话里相期的80岁,殊不知她还要花费多少心血,熬过多少磨难才能走到?因为恩,我铭记你的好,因为爱,才有了用心。你来我往的付出和回报,才是人世间最难得的懂得和羁绊。这一对夫妻,让我读懂了什么叫恩爱夫妻,相濡以沫。

年少时,很多情人间的山盟海誓总会败给岁月,败给一地鸡毛。年岁渐长,繁华落尽,才逐渐明白:年轻时在意的甜蜜情话,终不及一份心灵懂得;在医院这个演绎人生百态的角落里,那些渗透灵魂的懂得总是令人泪眼盈盈,那些萦绕于怀的感动总在无声无息中默默抵达。几对老夫老妻的真实故事向我揭示了爱的真谛: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有人牵挂陪伴,一个人最温暖的满足是有人守候等待,一个人最倾心的奢求是有人懂得。人生在世,比物质更重要的,唯情而已。

## 一次握手

李浙平

过了小年,人们的生活工作就多了些年味。外地人开始陆续返乡。农历十二月廿六夜,我值完班来到公交车站头等车,夜风吹过来,令我哆嗦。几辆出租车从我面前急驰而过。我不经意地摸了摸空乏的腹部,想还是打个车回吧!妻热了饭还在等我呢。我招呼到一辆出租车,钻进了暖乎乎的车厢。

司机操着安徽口音。我告诉他地址,车子又开动了。我感觉司机是位身材高大的人,估计三十好几或近四十的年纪。他挤在座位里是满满的样子,转动方向盘时他的肘老是会碰一下我的左臂。我望着车窗外冷冷清清的夜景,瞥了一眼计价器,司机没照惯常按下计价器,便随口问了一句不打表吗?司机的回答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憨厚的人,声音轻缓中有歉意:“过年了嘛。”

是呀,习惯上在过年前后期间,出租车不怎么打表了,价钱都是双方口头约定。爱乘不乘都是自愿,没什么人会特别计较。毕竟,当许多人在假期里闲着玩着时,出租车司机还在路

上不停地为生计奔走。于是,我接了司机的话说我们还都上班呢。

你们几号放假?

农历廿九。

辛苦!

应当的。还是你们辛苦,过年还这么忙。怎么没回老家过年?

开完这一趟就交车了。明天回去。唉,家里老人也想我们回去过年。司机的话里似乎藏了许多的思念和无奈,我听了突然感觉心中升起一股酸味。相比于他们,我是很幸福的,隔三五可以回到慈居陪母亲说话聊天,吃到母亲煮的热热香香的饭。

是呀,过年带着孩子回家看看老人,老人开心。我觉得说这句话很苍白,算是对一个陌生人的安慰吗?

听得出司机的笑语中充满了快乐:孩子都在家乡读书,没有过来。唉,我们是到这边来讨生活呀。

我有些沉默了,谁不是在读生活。其实,你们来到这里,也是繁荣了这个小城。就像现在,当你们司机返



乡了,路人打个车也不再方便了。

也是的。这句话里,仿佛有一种自豪在升腾。我欢喜人人为了自身的职业而自豪。

离家还有一段路,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对贴在副座前面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候,开着车的司机却大声说道:“唉呀,你不要扫了,我准备给你免费。你们工作也辛苦,现在才回家。我给你免费一趟吧。明天回家了也高兴。他的话让我听出诚意,听出他是快乐的。刚上车时,司机曾就不打表解释道:“一般现在收12元,这趟路程大概10元,你就随便给吧。他还说有次

一个乘客零钱不够,拿百元钞让他找,他说随便吧,拿了乘客6元零钱,这是低于起步价的。车里暗,路灯一闪而过,一闪而过照进车窗,亮亮暗暗,我扫码几次都没能完成。他却一直唠叨着不用扫了。我只得伸手擦亮车顶上的小灯,扫码成功了。我笑道:“我给你打个12元,顺。祝你明日返乡顺顺当当的。车里,两个邂逅的陌生人,笑得开心。车停在离家不远的路边,我转向司机与他握手,他的手很厚实很温暖,这是我第一次与出租车司机握手。我们互祝节日快乐。我看清他的脸,胖嘟嘟的,泛着红光,他穿了一件红色的棉球衫。

我下车后,目送这辆出租车的红色尾灯消失于夜幕中。突然想到忘了看一看车牌。又想手机支付中有记录,翻出手机微信支付,在收款方显示两个字:随便。生活中,有多少随其所宜,用于己,则不免任意而为。但是,当它付诸于他人,便是一种宽容,便是一份快乐。当我写这篇短文时,或许这位司机已经在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我想他一定能够把在瑞安的快乐带回家乡,带回家中。这应该是在新春团圆日子里的另一种快乐。

我祝福为生活辛劳工作的人。

## 男人的矫情

清禾

中午,餐厅。男人也很矫情的!说这话的是同事吴姐。

原来,天气冷了,她要寄被子给远在北方念大学的儿子,就从柜子里掏出一床新的。没想到吴哥就是不同意,嫌被子质量不好不够暖和。柜子里的被子堆积如山,新被子大都是参加各类喜事当作回礼拿来的,用过的被子也崭新如初,再去买真是添堵。吴哥可不管,最后自己去买了新的亲自寄给儿子。

吴姐说自己懒得管了,他买给儿子从来都是最好的。

一旁的洁接话茬,说:那算什么?我男人更矫情呢!那天下午我去高中看了女儿回来。我老公就询问我

们母女俩去哪里逛了?我告诉他就坐寝室里聊天。我老公很焦急地问,坐哪里聊的?那当然是床上了。这下,他急了,有凳子坐干嘛非要坐床上?然后问我,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把她的床擦一下,你的裤子穿了一天了可是带了很多细菌的。

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同事们差点笑喷了饭。

洁很温和婉约,模仿别人的语气面不改色,很是入情入境,语义前后总跌宕起伏,属于笑死人不偿命的那种。她基本不理睬周围人的状态,一直娓娓道来:我直接翻白眼。在他的催促逼迫下,最终打电话叫女儿擦床。这还不行,过一会儿就催我打电话去确定情况。女儿烦了,说记得

了。可她爸不依不饶,后来又催我打电话,直到女儿不耐烦地回应好了才罢休。

那他自己干嘛不打电话啊?

打了电话,他跟女儿又没什么话说。总催我!

洁的女儿18岁了,拿她的话说,姑娘都长大了,孩子爸没长大,老小孩儿一个,育儿思维永远固定在孩子的幼儿时段。她的闺女小时候肠胃不好,每次吃完东西都吃香蕉助消化。到现在回到家,闺女吃饭,老爸总会剥好香蕉皮,一路跟在闺女身后,一路劝已经18岁的大姑娘啦!直到闺女办完手中的事,接过老爸手中的香蕉吃掉,这事才算告一段落。

天下父母心啊!天下的父母大都

## 哭大姐

阿龙

亲爱的大姐,记得农历十二月廿六,我偕同碎英、丽华从大岗到中堡看望你,那时你靠着修勤的肩膀坐在床上,你看到我忽然眼睛一亮。看起来你比前几个月虽然消瘦了些,但气色还不错,我问你哪里不舒服,你摇摇头说:“有”,接着你还拉着我的手坐在你床边,深情地说:“阿龙,你来了就别走了,陪大姐好好过个年。我答应你先回去,掉掉新,换身衣服,后天就与你一起过年。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仅隔了一夜,次日上午11时许,接到碎忠从中堡打来的电话:“阿娘(奶奶)凌晨还吃了我喂她的一碗米粥,到了上午10时40分,就走了。这对我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于是我急急忙忙从百丈源驱车赶往中堡,此时只见你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田姆上间(堂屋)临时搭起的床上了。我跪着抚摸你已冷却的脸,不禁嚎陶大哭。”

大姐,你怎么不守信诺言,不等我这个老弟与你一起过年就走了呢?听说当天早饭后,你还对儿孙们喋喋不休地嘱咐着,说的最多的是,当干部一定要廉政,做生意要价格合理,姆儿(孩子)要把书读好,谁知说着说着,一口气没有上来,双眼一闭就走了。此时尽管我千呼万唤,再也听不到你的回应了。天哪!一夜之间,天上人间,阴阳两隔,这是何等的令人悲痛!

我与大姐兄弟姐妹六人,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樟坑坞,住的是风扫地月点灯的茅草屋,上无片瓦,下无寸田,祖祖辈辈靠几亩山园,维持着一家人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苦难日子,姐妹中你为姐,有个叫阿珠的小妹,6岁时,闹饥荒,因咽不下糠菜,活活饿死。我出生时,正逢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遍地哀鸿,民不聊生,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的母亲哪有奶水喂养我这嗷嗷待哺的小生命。是当时年仅9岁的你,上山摘苦菜熬粥,一口一口喂我,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记得我9岁时,又是你,还有大哥、二哥把一生最难得的读书机会让给了我。更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小时候一次放学的路上,光着的脚丫被路上的小石子磕破了皮,回家后你看见了,心疼地在我的脚板上又是吹又是揉。从此以后,为了不让我赤足上学,你学着为我纳鞋底做布鞋,由于针短线长又没有顶针,你的手经常被针刺破,我知道你是把对三弟的万千深情,一针针一线线纳入鞋底,缝上鞋帮。此后我再也不用赤足上学了,从小学到中学,直到你出嫁后,仍然把一双又一双布鞋递到我手上,最后我是穿着你做的鞋底上还钉着两块橡皮的布鞋走上保家卫国的从军路。

大姐,由于你家成份好,属贫农,无论县里、区里来了三同工作组(队),都选择住在你家,他们闲暇时常与你拉拉家常,谈谈国家大事,你却经常抽空给他们洗衣服,做做饭。你心灵手巧,能一次做成一锅黑白的两饭,每当开饭时,你总是教育孩子要吃黑的番茄丝饭,把白米饭留给迟归的工作同志吃。

大姐由于姐夫长期腰疼,以后又过世得早,是你扛起全家的重担,硬是用自己矮小的身躯把上百斤的农家肥挑上山,又把一担担沉甸甸的番薯挑下山,此后你即当妈又当爹,硬是把6个子女拉扯大,帮他们个个成家立业。

大姐,你虽然是个极平凡的农妇,却深明大义,你说先有国才有家,当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有难,党中央发起开展大、四清运动时,你把上过初中,刚学会干农活,即将成为家庭顶梁柱的长子田姆送上远赴义乌,不拿工资的“四清”工作队,一干就是一年多,此后,你还带头买了国债券。

大姐,你虽然目不识丁,却深深懂得耕读传家的哲理,你说上面五个(指田姆、修棉、修豹、碎英、丽华)没读几年书,对于碎儿(修勤)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读下去,好得修勤也争气,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硬是考上了省城大学,当填报志愿征求你意见时,你说我们农村靠农业吃饭你就报农大吧,可喜的是修勤没有辜负你的期盼,三年学成回乡后,成了县农业局一名出类拔萃的农业战线骨干,为改变全县落后的农业作出自己很大的贡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修勤的影响下,目前你全家四世同堂的60余人中拿到大学文凭的就有13人,其中依依和帮一两人还考上了在职研究生。

俗话说,好稻出好米,好娘出好子,值得欣慰的是,你一生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并没有白费,你目前的子孙个个有出息,从政的10余人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人人业绩卓著,有的晋升为副局、正局,有的还享受上副县级待遇。在6名经商的孙辈中,有的早就成作富翁了。你当年那个最调皮捣蛋的小外孙步挺如今成了洗车换胎的能工巧匠,一天就能赚2000多元,你知道2000元的概念吗?它可以换成大米,能让你吃上3年呢。

我亲爱的大姐,你苦难而又幸运的一生中,心目中只有别人,没有自己,这次你选择在万家灯火、家家欢聚的春节前夕离去,是否为了省却儿孙及亲友们从四面八方上百里上千里外回来奔丧的时间和路费呢!

大姐,你在儿孙及亲友们心目中,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你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可以围在你的树下乘凉,享受从你身上吹来的习习凉风,与你聊聊天,说说心里话;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可以围坐在你朝东或朝西的树下,晒晒太阳,享受你赐予的温暖,大家心里有什么难事或解不开的疙瘩,向你唠唠叨叨,听听你的指点。可是如今你这棵足以供大家乘凉、晒太阳,甚至可以遮风避雨的参天大树突然间倒了,以后有事找谁去商量?

然而,人生百岁总有一死,你寿高九十,无疾而终,这算是享尽天年,寿归正寝了。愿你在天堂无灾无病,幸福快乐!如有来世,让我们还做姐弟吧!大姐,你这次出殡时,就有五百多人冒雨为你送行,连县里的领导都来了,你如果泉下有知,该是多么高兴啊!

记得著名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大姐你是后者,你的高风亮节,你对亲人、社会、国家的无私奉献,你的家国情操,你慈祥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

一个样。好多同事跨进中年门槛,孩子都念高中大学了,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离家越来越远,已经长大的孩子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远在电话这头的二老似乎提前了空巢期,真正面对孩子的远离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禁想起我的老同事丹,她的孩子也去广州上大学了。每个星期,她老公就开始催她打电话给儿子,问问儿子在学校开心吗?有碰到难事吗?钱够花吗?但自己从不主动打电话。丹说,不要老打扰他啊,万一他正好有重要事呢!他会嫌烦的,有事他自然会打来的。可最后禁不住男人的软磨硬泡,隔三差五向儿子询问情况。身旁的男人明明把儿子的话听得八九不离十了,非要每个问题都让丹转述一遍,生怕错过什么细节。

男人正值中年,正是孩子的羽翼渐丰之时,孩子仍是父亲眼中的雏儿,爱是哪怕你衣食无忧,也觉得你处处需要照顾。爱你,爱得含蓄。爱你,爱得矫情。可这矫情很是接地气,擦的了人心。